

THE SOUND
AND THE
FIGHT

WARFARE OF PUBLIC OPINION
ON BATTLEFIELD AND MEDIA SOCIETY

喧哗与搏杀

战场和媒介社会的“舆论信息战”

亦君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THE SOUND
AND THE
FIGHT

WARFARE OF PUBLIC OPINION
ON BATTLEFIELD AND MEDIA SOCIETY

喧哗与搏杀

战场和媒介社会的“舆论信息战”

亦君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喧哗与搏杀——战场和媒介社会的“舆论信息战” / 亦君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77-0620-5

I. ①喧… II. ①亦… III. ①舆论—社会影响—研究 IV. ①C91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95011号

书 名: 喧哗与搏杀——战场和媒介社会的“舆论信息战”

著作责任者: 亦 君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77-0620-5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630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cbs.tmall.com/>

网购电话: (010) 88333349 6899063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bianjibu16@vip.sohu.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突发之际，我恰巧在收看香港一家卫视的资讯。一架客机坠毁在亲人正在访学的城市旁……“媒体直播”的这场战争，紧紧地揪住了我的心！后来得知，在这一刻，有人魂不守舍、惊慌失措，有人在万里之外用手机通知世贸大楼里的亲友撤离，有人感受着现实版“战争大片”的快感，也有一些人和我一样心中涌出种种问号：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真是人们平时想象的那样吗？强大的军事实力，是捍卫国家利益的唯一砝码吗？超乎常理的“战争”、传统与新媒体舆论信息的冲击，给了人们哪些新的启示？……第二天，我写了《重新审视军事斗争的“撒手铜”》一文，几家报刊随即表示刊用，由于“控制”了相关报道，最终由一家央媒编进了《内参》。从此，我结合工作更加关注“舆论信息战”。

“舆论信息战”从属于信息战。最早提出“信息战”一词的沈伟光先生指出：信息战的真正意义是攻击人的思想和精神。这种先觉的观点正在被证实，“信息战”开始是物质的，但发展的结果一定是“思想信息战”、“精神信息战”……

提到“战”，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军人和战场，但当代社会广义的“舆论信息战”，已经拆掉了“战争”的藩篱。主要用舆论信息打动人、攻击人，而不是首选战争来惩罚和杀伤，已是包括军队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共识，也成为客观的现实。舆论信息的攻防出现在了各个领域，涉及了所有的人。

世界各国及军队对“舆论信息战”的定义不同，有的归于“思想战”、“信息心理战”、“公共事务行动”，有的还称“新闻战”、“宣传战”、“传媒战”、“公关战”、“认知战”、“影响战”、“信息思想战”……不

管是狭义还是广义的舆论信息战，都是思想文化的对弈，都是没有硝烟的搏杀，体现着国家的综合实力。

美军20世纪就将心理作战视为区别于陆海空作战的“第四种作战样式”，2010年将心理战更名为“信息支援作战”，之后又首次提出“人领域”概念，并明确到2025年，大部分战争可能不是攻占领土，而是在物理、信息和认知“三域”展开。全维立体战场的开发，也由此大大加快。

“取胜攻心为上”；“战于无形、无形制胜”……今天世界博弈中的这些共识和理念，早在2000多年前就出现在中国。那时的圣贤和武士，都讲求偃武修文、能谋善战、纵横捭阖，以致刀光剑影中羽檄纷飞，“攻心术”、“语言术”精彩不断，成为中华文明史和军事史的骄傲。但不得不承认，“起跑优势”已成过去时，当今的舆论影响力明显“西强我弱”，西方在熟练把玩舆论信息中，不断重组并放大着自己的“利益版图”。

600多年前的查理七世，曾以打赢“百年战争”和藏书丰厚享誉欧洲，但其藏书不过900多册；400多年前的德意志国王，曾辟出4个房间盛放“人类知识”……他们都不会料到，今天一份日报的信息就超过了他们一生的资讯量，人们通过网络可以学习几乎所有的知识，并且有了现实中的“月光宝盒”——云平台。人类创造了知识和工具，知识和工具又改变着人类。战争也随之变成了知识占有、物化和运用的较量，并从一维平面到了“第五维空间”，有了今天的陆、海、空、天和网电“五大战场”。

战争形态就这样迅速变化着。冷战时期决定性的武器还是“核武”，到1991年海湾战争就变成了“信息”，以后每次战争冲突都体现在了网络维度。伊拉克战争中的伊军，在舆论信息的打击面前，士气毁损率已高达40%~60%。以“信息”为基本弹药，虚实交互、虚为主导的博弈及战绩，已经明确告诉世界：军事革命开始了新的质变，制胜机理的嬗变悄然进行，实力与结构在加速调整，博弈战略重心加快向意识形态位移……

19世纪葛底斯堡战役，“电报”、“摄影”和加特林机枪同时现身战场。战后林肯在此演讲，虽然只有200多字，却经媒介传播后影响了整个世界。当今的军事研究人员感叹：1863年这里20万人战斗，现在150人就可以控制这个地

区了，到2025年只需要10个人。每个时代的战争都有其特征及制胜机理，尽管信息时代还未形成完整的新型战争理论，但有一些已成共识：战争能量的主体形态，已由体能、热能、机械能、核能，进化到了电磁能；机械化战争形态下物质力的比拼，迅速向信息的隐性征服蜕变；“物质流”、“能量流”已经被“信息流”主导；谁赢得了制信息权、话语权，谁就能赢得战争；基于网络信息的新型军事组织，成为新军事革命的核心……

如今世界各国的安全边疆及利益格局变动不居、无边无形，已经从自然空间拓展到了网络空间、认知空间。对抗中穿梭往来的，除了战机和导弹，还有每秒30万千米速度的比特和字节，正向着人类的巅峰战场也是最后的阵地——“人脑”和“心灵”冲击。网络舆论战已成为新一代战争的高级模式，与陆海空天实体空间的攻击本质无别。看似不大的战术性行动，因为有了网络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甚至达成战略性目标的实现……在海量的舆论信息面前，谁也说不清哪一条是攻心的“撒手铜”、公共事件的“放大器”、危机或战争的“导火索”。曾经火药和金属无法实现的目的，越来越多地在夺气攻心、兵不血刃中实现。这种认知空间的搏杀，往往成为颠覆意识形态的突破口，而且比自然空间战争的后果更加恐怖，更加惊心动魄。就如苏联，没有败于希特勒的铁甲和血腥，却在思想文化之战中成为“历史废墟”……

舆论信息可以制造神话，但舆论信息战并非神话。在人类愈加重视精神文化生活的今天，来自舆论信息的威胁显然大于武力的对决，国家安全的理念以及攻防观，也都随之变化。有人因此提出一个新的理念：“生物域”或将成为继“物理域”之后的全新的国防高边疆，“人脑”正在成为全新的作战空间。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育民不以封疆为界，固国不以山溪为险”……2000多年前中国圣哲的浪漫预言，如今才真正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今天国家间的博弈，以舆论信息战为表，以经济利益争夺为里，而以军事实力则为备。“舆论信息战”就像足球赛场上的替补前锋，从场下悄然跃出，直插对方的命门要穴，成为改变赛场态势的主角之一，同时改变着博弈的理念、架构和格局。

血火硝烟不在，并非和平的彩云当空。珍珠港事件前、苏联解体前、东欧

剧变时，以及一些国家陷入“颜色革命”时，都曾有过晴空丽彩，但背后却有着怎样的云翳？这个变革的时代，也是“大忽悠”的时代，只要愿意，谁都可以随时感受无穷无尽的信息，也都可以通过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国家间、机构间、人与人之间，舆论信息的PK处处可见、人人所系，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这个社会运动的重要本质。

今天的社会，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组织，不管是位高权重者、公众人物还是平头百姓，在汹涌澎湃、波诡云谲的舆论信息面前，都无处可遁、无法拒绝，更无法始终做出完全正确的抉择；都难免被错误理念观点误导，受面貌各异的谣言蛊惑；都可能遭遇竞争对手的话语挤压，甚至受到网络“暴力”的伤害……在无可奈何的“信息过载”中，人们被不知不觉调整着认知、判断和情感行为，接受着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形塑。

媒介社会里，舆情兴也勃然、亡也忽焉。对此谁都不敢轻视、怠慢和逃避，不能不小心“利剑”攻心，不得不持好“盾牌”守心。看清了这个现实，善良的人们会惊诧：在媒介和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竟有着这么多明里暗里的厮杀，有着如此多的“文明的血腥”？可我们的确就在这种条件下生存！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镌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前的这句话，久久地给人回味……

哀史龟鉴，居安思危；展望未来，先悟者明。现实逼迫着人们探索着“攻心”制胜之道，同时也寻找着“守心”的避害之径。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语言博弈与“舆论信息战”	1
舆论信息：人类精神生活的刚需	3
自古“人言可畏”	8
“小人”的言语之刃	13
难敌的“舆论之剑”	18
第二章 打仗“兵先呼声”	27
先于战争出鞘的“利剑”	29
成败胜负的关键砝码	33
取代“粮草先行”站上战争前列	39
第三章 取胜“攻心为上”	47
不战而屈人之兵	49
内容为王、创意为剑	55
“活与变”的灵魂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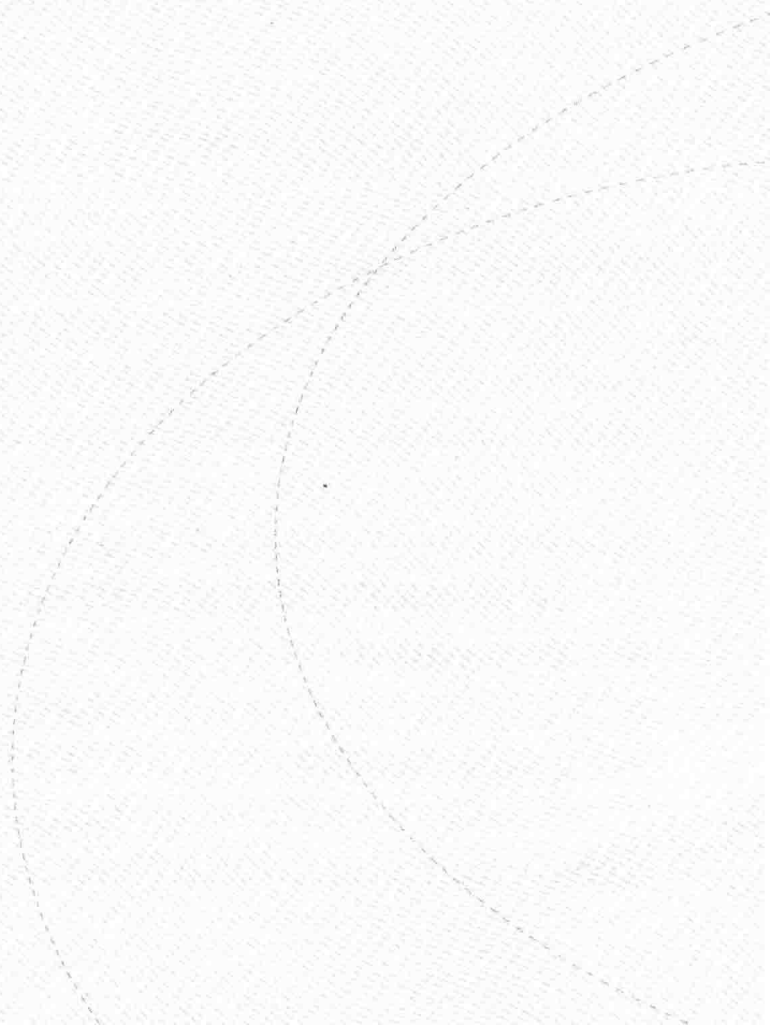
“不兵”也能有屈人之效	71
“不战”也须实力后盾	78
第四章 什么是当今世界最大威胁	89
扑朔迷离中的“险恶”	91
舆论信息的主战场：互联网	96
第五章 “舆论信息战”在中国	107
舆论信息战先驱的国度	109
“社会舆论帮了中共的忙”	113
解放军的“两支大军”、“两种武器”	120
第六章 舆论信息战不是军人的专属	129
新媒体令“全民皆兵”	131
逐渐消解的话语“特权”	136
非战争手段的“暴利谋取”	140
“混战”无时无处不在	147
第七章 “信息执政”的考验	153
从“武力执政”到“信息执政”	155
政党、国家和军队的“软实力”	162

执政面对的“大考”	170
“舆论监督”，最难的考题	179
“舆论管控”难以拿捏	188
态度和行动决定“考绩”	195
第八章 舆论信息是一把“双刃剑”	201
舆论信息攻守中的“自刎自伤”	204
哪里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210
谷底浪尖的“公众人物”	221
谁有理由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V”	225
第九章 谣言面面观	233
自古难治是“谣言”	236
网络让谣言插上翅膀	242
值得称道的“军事谣言”	244
“官谣”猛于虎	248
谣言止于透明和法制	251
第十章 在舆论信息大潮中“自保无虞”	257
舆情危机——头悬之剑	259
政府或机构“舆情危机”的应对	262

“公共輿情危机”处理的九个原则	273
个人和家庭如何避免和应对“负面輿情”	280
个人和家庭应对“輿情危机”的基本原则	283
“自保无虞”最终取决于国家法制化进程	291
主要参考文献	297
后记	299

| 第一章 |

| 语言博弈与“舆论信息战”



全世界一切民族中，决定人民爱憎取舍的
绝不是天性而是舆论。

——卢梭

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诗经》

今天的人们，在使用移动社交软件“微信”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简单而寓意深刻的图标：蔚蓝的苍穹之下，一个人高大形单，与孤独的星球同在。当代人真是创意无限，奇思妙想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同时引发着无数怪异的联想和发明创造。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媒介化社会里，人们还有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吗？还能真正当一回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吗？

舆论信息：人类精神生活的刚需

每一个生物人降临世界，就面对着一个无可选择的现实：必须通过互动交流获得社会属性，具备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社会沟通能力。任何一个人成年后，也都形成经验：一个人的天赋再高、本事再大，一生也无法亲见、亲历所有事情，而绝大多数的认知，要依靠来自身外的舆论信息。因此荀子说，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的主宰，关键在于“人能群”。

尽管当代人越来越“宅”，但也无法改变人与社会互为存在和发展的现实，改变不了人是社会（群居）的动物、是处理信息的动物的特征。

关于人不能脱离“社会共同体”，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论述。法国社会学创始人、大法官塔尔德用最简练的语言表示：“社会过程说到底是一种人际交流。”社会学家、美国传播学鼻祖查尔斯·霍顿·库利，曾提出“镜中我”之说：人对自身的认识主要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人际传播像“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既可以让人充分地了解自己，又能通过他人的评价来认识

和把握自己。除此，认识世界同样离不开舆论信息这个主要窗口，“认识世界”也成了人类存在的理由。

在全媒体社会到来之际，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做出了“传媒在公共领域处于中心地位”的论断。如今，人类已经通过互联网相连，纵使隔着千山万水，也可以鸡犬之声相闻；尽管在世界不同国家，也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说，远古的语言交流推动类人猿成为智人，今天的获取信息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能力。总之，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依赖舆论信息，并被互联网编织的网格紧密联系。

理论不经科学实证是没有意义的。为此，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将一批志愿者关在恒温、密封、隔音的暗室里，阻断了包括声像、光波等信息的各种外界信号。一周后，受试者出现了一系列病理性心理现象：错觉、幻觉、紧张焦虑、思维迟钝、情绪行为障碍……痛苦得难以继。这项被称为“感官剥夺”的实验意义非常重大，它证明了人类不能与世隔绝、不能在没有信息与交流的环境下生存。20年以后，斯坦福大学的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主持了一个“斯坦福监狱实验”，从反面论证了：健康善良的人可以被不良信息迅速改造塑化。仅过去六天，教授就被实验对象的变化惊呆，不得不提前结束。但那时的科学家不会想到，在当代文明构架之下，他们的科研成果之后被用于军事目的，“控制、改变、阻断对手的社会关系”，比消灭敌人的效果更佳、成本更低。

从钻木取火开始，人类在最初的“口耳相传”中架设起沟通的桥梁，人们被吸引联系在一起。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人类存在的“精神家园”、文明传统的重要载体、文化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早期也是靠语言传递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是民间语言歌诗的记录。古希腊城邦中的法律政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等，开始也都是先用语言完成，以后才用文字记录并流传下来。《圣经》有一个上帝夺走巴比伦人语言、阻止建造“通天塔”的故事，也说明语言在人际沟通中的重要……政治学创始人亚里士多德总结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能够离开城邦的人，非神即兽。

但语言毕竟传播和流传受限，而且难以准确无误地传递，文字便应运而

生。最早的成熟文字，是两河流域六七千年前的楔形文字，中国的成熟文字在其后一千多年出现。古希腊出现的研究用文字记录口语的专门学科，被译为“雄辩学”……迄今，语言仍然是人类最基本的交流方式，文字依旧是最好的信息交流技术。

从上万年前出现的口头语言，到几千年前出现的书面语言，再到这几十年来数字语言，人类世界逐渐成为今天媒体化的社会。文化史学家将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精致地分为三个阶段：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电子文化阶段。而印刷、电子、网络三次技术革命，促使媒介发展不断提速，也使得社会和公众，对媒介产生了无法割舍的依赖。

今天的人类，对舆论信息的依赖性有多大？可以看一组媒体报道的统计：美国人用在传媒上的时间，每天为8小时52分钟——看电视4小时9分钟，驾车或在室内听广播3小时，听音乐36分钟，看报28分钟，看书16分钟，看杂志14分钟，看录像7分钟，看电影看戏2分钟。如加上有人研究的，在非睡眠时间里，人均每4分钟要查看一次手机，所占时间就更长了。2015年统计显示，我国人均阅读微信，每天超过40分钟，阅读文章5.6篇。据2015年中国社会心态蓝皮书数据，大学生每天用在智能手机上的时间长达5小时17分钟……而这些数字，正在不断地被刷新。

从信息交流到文化沟通，折射出了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变化。同时说明，无论社会如何变化，人类对舆论信息的刚需只会越来越强，舆论信息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改变和重塑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调整和刷新着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这种变化让人始料不及。2014年第57届荷赛获奖的新闻作品《信号》，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摄影师约翰·斯坦梅耶尔拍摄的，画面上是几个渴求美好生活的非洲青年，在明月高悬的夜空下，伫立在吉布提宁静的海滩上，高举着屏幕闪亮的手机，努力接收着邻国索马里的微弱信号，试图与家人联络……唯美的剪影效果，意境深邃、令人感动，同时也引发着“全球化”、“地球村”、“信息化生存”等无尽的联想与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里激情描述：“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路需要几百年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

随着时代发展，今天的“网络通道”超越了这个美好预言。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新媒体，让人类对世界有了更丰富而深刻的认知，人的器官和神经系统，也因传感器延伸了对宇宙的感知，人际交往更因互联网而加强。加拿大传播学家、媒介环境学的开山祖师麦克卢汉，在20世纪神谕式的观点：“媒介是人的延伸”，以及“地球村”、“重新部落化”等预言，一个个都变成了今天的现实。

现代人已经无法离开手机、电脑和无线信号了。很多人刷微博、微信，就像一日三餐不可缺少；因手机电池没有满格，不少人出门“安全感”会下降；手机联系不上，似“失联”般痛苦；没有了手机，大脑似乎空无一物，感觉快到“世界末日”。不仅直觉的感受，也有调查显示，多数人忍受手机不在身边的极限为3小时。弗兰克·施尔玛赫在《网络致死》中描述这种现象：“我们像患上了某种强迫症，一遍一遍地刷新网页，而短暂地断网也使我们心绪不宁。注意力极易分散，记忆力严重退化，想象力和创造力被几度扼杀。”英国的一项调查结果更恐怖：500名受访者中有29%的人表示，宁愿失去手指，也不愿“断网”而没有“生命线”；还有25%的人无法在失去手指和失去互联网连接间进行选择。没有网络前，人们不知未来是什么样，网络普及了又担心失去它日子该怎么过！正是这个原因，有人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五个层面下面，加上了“WIFI”。

网络化带来的破坏性也日益显露。2014年1月，我国曾出现一次大面积网络瘫痪，无数网站在近一天的时间里无法正常访问，2亿多用户受到影响。有媒体事后发出危言：美国随时可以从互联网清除.cn域名，把中国打回“石器时代”……在线与否，关乎生死，一些网民因此染上了“网络焦虑症”。

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讲述了一个看似荒诞却十分深刻的故事：福特纪元的统治者发明了“睡梦教育”，即在婴儿耳旁反复灌输教条，婴儿长大后就会认为社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没有了改造社会的自觉意识和动力，甚至还爱上了“压迫”。早他200年的英国哲学家休谟，也提出过类似的“符号反应”说，比如一个人虽然没有被蛇咬过，但听别人说得多了，就自然产生了对蛇的畏惧感，见到蛇会很害怕。显然，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都会受